



# 新月格格

琼瑶 49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49

# 新月格格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月格格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354-3734-1

I. 新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8276 号

责任编辑:钟擎炬

策 划:  青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http: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---

开本:890 \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6.875 字数:95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: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定价: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## 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大小小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地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虑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定论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劳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，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，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，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，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，在这部“全集”中，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，连书名都有了，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，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（你看，写作就是这样，有腹稿，有计划，有书名，都不等于存在，必须真正完成了，它才存在。）

出版社问我，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？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，我的作品，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，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，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，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，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，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！只是，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，那篇后记之后，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，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，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，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，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，或大同小异的情节，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，我虽努力做到流畅，但是由于我的出身，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(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代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**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**

**琼瑶**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## 第一章

清朝，顺治年间。

对新月格格来说，那年的“荆州之役”，像是一把利刃，把她的生命活生生的一剖为二。十七年来，那种尊贵的，娇宠的，快乐的，幸福的岁月……全部都成为了过去。她在一日之间，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姨娘、两位哥哥、和她那温暖的家园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迎接着她的，是那份永无休止的悲痛，和茫不可知的未来。

和父母的诀别，永远鲜明如昨日。

那天，荆州城已经乱成一片。老百姓四散奔逃，城中哭声震天，城外炮火隆隆，吴世昌的大军，已攻上城头。浑身浴血的端亲王，匆匆忙忙的奔进王府大厅，把八岁的小克善往新月的怀中一推，十万火急的命令着：

“新月！阿玛和你的哥哥们，都将战至最后一滴血，我家唯一的命脉就只有克善了！现在，我把保护克善的重责大任交给了你！你们姐弟俩马上化装为难民，立刻逃出城去！”

“不！”新月激烈的喊：“我要和阿玛额娘在一起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！”

“你不可以！”福晋扳着新月的肩，坚决的说：“为了王府



的一脉香烟，你要勇敢的活着，此时此刻，求死容易，求生难呀！”

“额娘！要走你跟我们一起走！”新月嚷着。

“你明知道不行！”福晋一脸的凄绝悲壮，视死如归，“我誓必要追随你阿玛，全节以终！事不宜迟，你们快走吧！”

“莽古泰！云娃！”王爷大声的喊着。

“奴才在！”站在一边的侍卫莽古泰和丫头云娃齐声应着。

“你们负责保护新月格格跟克善，护主出城，护主至死！这是命令！”

“是！”莽古泰和云娃有力的答着。

“新月！”王爷从腰间抽出一支令箭，一把匕首，啪的一声塞进新月手中，“如果你们路上遇到我们八旗的援兵，只要出示我端王令箭，他们便知道你们是忠臣遗孤，自会竭力保护你们了！如果路上遇到敌人，为免受侮，我要你杀了克善，再自刎全节！”

新月瞪大了惊恐的双眼，注视着手里的令箭和匕首，在惊慌失措和钻心的痛楚中，已了解到事情再无商量的余地，一切都成定局了。

“走吧！”王爷将克善和新月往门外推去，“快走！是我的儿女，就不要拖拖拉拉，哭哭啼啼！”

“不要啊！”新月终于忍不住痛喊出声了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保护克善？我不要不要，我要和大家一起

死……”

“月牙儿！”王爷忽然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喊：“为什么是你？因为你是阿玛最疼惜的女儿呀！如今事态紧急，你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将，而且都已负伤，势必得跟随着我，战至最后关头，可我怎么忍心让四个子女，全部牺牲？你和克善，是我最小的一儿一女，我实在舍不得呀！愿老天保佑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！这样，我就死而无憾了！所以，你必须活着，不止为了保护克善，也为了我对你的宠爱和怜惜！我的月牙儿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有遗憾的，对不对？”

王爷用这样感性的声音一说，新月更是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了。再也不忍心让父亲失望，更不忍心让父母见到自己和克善的泪，她抱着匕首和令箭，拉着克善，就头也不回的奔出门外去了。

就这样，她和父母诀别了。

那天，她、克善、莽古泰、云娃四个人，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裳，混杂在一大堆的难民中，从荆州城的边门逃了出去。感觉上，这一路的行行重行行，像是无了无休的漫长。难民们的争先恐后，孩子们的唤爹唤娘，和荆州城里的火光冲天……全都搅和在一起。她耳边总是响着荆州城里的喊杀声，和难民们的呻吟声。眼前，总是交迭着火光、血渍、和那汹涌溃散的人潮。

莽古泰背着克善，云娃扶着新月，他们走了一整天。新



月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，脚底都磨出了水泡。克善何曾吃过这种苦，又何曾和父母离开过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到晚上，连声音都喑哑了。偏偏这晚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天空一暗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四个人出门时，已是兵荒马乱，谁也不记得带伞。顿时间，被淋得浑身湿透。深夜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废墟，在断壁残垣中，找到一片未倾倒的屋檐和墙根，他们瑟缩在墙根下，聊以躲避风雨。等到雨停了，克善就开始烧了。

莽古泰生了一堆火，大家忙着把湿漉漉的衣服烤干。新月紧搂着克善，感到他全身火烫，不禁又是心急又是心痛。再加上，克善总是用充满希望的眼神，望着新月，可怜兮兮的说：

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家呢？我好想额娘的暖被窝啊！”

额娘的暖被窝？此时此刻，阿玛和额娘是生是死，都不知道啊！新月心中，一片哀凄，用手捧起克善的脸庞，她紧紧的注视着他，说：

“振作起来！勇敢一点！别想额娘的暖被窝了！从现在起，你只有我了！你脑子里要想的，就是要为阿玛和额娘好好的活下去！懂了吗？”

克善拼命忍着眼眶里的泪，点了点头。

莽古泰今年才刚满二十岁，是个热情、忠心、率直、勇猛的侍卫。云娃只比新月大一岁，虽是丫头，却自幼在王府中长大，涉世经验，决不比新月多。两人面对这样凄惨的局面，

都是心急如焚，但都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。莽古泰烧了一壶水，云娃找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，两人跪在新月和克善面前，一人一句的说：

“小主子，你多喝点水，才能退烧呀！”

“格格，你一路上什么都没吃，快吃点东西吧！”

“小主子，让云娃给你刮痧好不好？”

“格格……”

新月放开了克善，猛的就站起了身子，正色的说：

“莽古泰，云娃，你们听着！咱们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，你们两个，是我的哥哥和嫂嫂，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妹妹，所以，再也不要称呼我们什么格格、小主子的，以免泄漏了行藏！尤其重要的，是你们再不要动不动就下跪，万一遇到敌人，岂不是不打自招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！”莽古泰心悦诚服，一迭连声的说：“格格说的是！”

“莽古泰！”云娃急呼：“你真是……”

“我笨！”莽古泰懊恼的接口：“格格才说我就忘……”

新月无奈的看着这两个忠仆，在这一瞬间，已经悲哀的醒悟到了一件事：从今以后，自己和那无忧无虑的年代永远的告别了！和那天真无邪的年代也永远的告别了！她不再是个养尊处优的小格格，她是个身负重任的大姐姐了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他们白天都是苦苦赶路，晚上就在草寮破



庙中栖身。

第四天，克善的情况更坏了。匍伏在莽古泰的肩上，他一直昏昏沉沉的，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高烧也持续不退。三个大人全失去了主张，一心一意只想找个村落或城镇，以便为克善延医诊治。但是，不知怎的，却越走越荒凉了。从早上走到中午，别说村落城镇看不到，就连其他的难民也变得稀稀落落了。到了下午，烈日当空，天气变得出奇的热。三个大人都挥汗如雨，只有小克善，尽管浑身滚烫，却一滴汗都没有。

然后，他们走进了一个山谷，路的两边都是嵯峨的巨石。远处传来溪流的潺湲声，大家的精神不禁一振。因为水壶里的水早就空了。新月不由自主就加快了脚步，走在最前面，想去找那水源。忽然间，前面响起了一声暴喝：

“站住！”

接着，路边的草丛里就跳出来六、七个手持兵刃的大汉。把山谷的道路横刀一拦，纷纷大吼着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打哪儿来的？打哪儿来的？”

新月踉跄倒退，骇然变色，还来不及答话，其中一人已迅速的伸出手去，要抓新月，莽古泰见情况危急，想也不想，就一个箭步抢上前去，嘴里大喊着：

“不得无礼！”

莽古泰背上背着克善，身手自然无法施展，有个大汉蓦的冲上前来，一把就揪掉了莽古泰的斗笠。大发现似的大叫：

“瞧！是个辫子头！他们是满洲鞑子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

们!”

莽古泰被掀掉斗笠，就变了脸，正想发作，云娃已拉住了他，急声接口说：

“不不不！咱们是装扮成这样，为了逃避清兵啊！”

“装扮成满洲鞑子，就是满人的走狗，一样该杀！”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立即，六、七个人都叫了起来，喊声震天。

“格格！快逃！”

莽古泰大吼着。

“是个格格！”其中一人惊喊：“咱们捉活的！可以领赏！一个都别让他们跑掉！动手啊……”

莽古泰见事已至此，整个人就豁出去了。他把克善往新月怀里一推，嘴中发出一声巨吼，身子就腾空跃起，双脚踢向首当其冲的一个大汉，同时，一反手甩开背上的布包，包里的大刀就映着太阳光，亮晃晃的从空中落下。莽古泰接住大刀，转身就杀将过去。他这一下已势同拼命，拿着刀东砍西砍，几个大汉事起仓促，一时之刻，竟反应不过来，居然被他杀得不进反退。就在这间不容缓的时间里，新月已抱着克善，和云娃向路边的草丛里狂奔而去。奈何新月力小气微，山坡上又崎岖不平，她没跑两步，就脚下一绊，带着克善一起摔倒在地。

克善被摔得七荤八素，睁开惊恐的大眼，愣愣的望着新月。云娃扑跪下来，紧张的抱着克善，喊着：

“我来抱克善，格格快跑！莽古泰挡不了好久的……”



新月回头一看，只见莽古泰那件粗布衣裳，已经好几处沾了血渍。他虽奋不顾身，却显然寡不敌众，就在新月这一回头间，又看到莽古泰手臂上挨了一刀。新月心中一惨：真没料到，阿玛把克善托付给她，她竟然只支持了这样寥寥数日！她站起身子，抬头见前面有块巨石，当下心念已决。

“不逃了！与其被俘受侮，不如全节以终！云娃，你和莽古泰帮我们挡着，让我们能死在自己手里！”

新月说着，就爬上那块巨石。云娃听到新月这样说，心惊肉跳，再看莽古泰，战得十分惨烈，显然不敌。她知道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就一言不发的把克善往石头上推去。新月伸手拉上了克善，姐弟俩互视了一眼，千言万语，都在这一眼之中了。莽古泰仍在浴血苦战，但已节节败退下来。事不宜迟了。新月拔出怀中匕首，高高举起，噙着满眶的泪，颤抖着说：

“克善！姐姐对不起你了！”

克善年纪虽小，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尽管非常害怕，却还是勇敢的说：

“我知道，我们要一起死，我不怕，你……动手吧！”

新月双手握着匕首的柄，望着克善，这一刀怎么也刺不下去。克善把眼睛紧紧的闭了起来，发着抖等死。

新月痛苦的仰起了脸，泪，不禁滚滚而下。她把心一横，咬紧牙关，正预备刺下去的时候，却忽然看到远处有旗帜飞扬，白底红边。她心中猛的一跳，只怕是看错了，再定睛一